

编者按 王琦女士既是我省少儿出版人,又是儿童文学创作者,且作品译介到海外。在不同领域,她的关切指向一处——家乡,对家乡的思考,对家乡的书写。论其宏阔广远,则是在国际化视野中对山西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发展的梳理和研究;论其深沉细腻,则是对太原记忆的挖掘和描摹。今日本版,有王琦女士的写作心得,有著名作家张石山、葛水平对王琦作品的评论,三篇文章相得益彰,希望对阅读、欣赏、思考、写作有所帮助。

成长中的温暖

《小城槐香》的意趣

葛水平

读王琦的《小城槐香》如山中泉音,静美而深远。

忘记是哪位作家说过,人的一生有三次读童书的机会,第一次是童年,第二次是抚养孩子的过程,第三次是生命即将落幕。事实上,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追忆童年中。阅读《小城槐香》,我的心是平静的,情绪流动缓慢,如山间行走,似乎自己也回到童年,这正是从书中读到可以回溯成长经历的深刻意义。

一度时期,在高速的现代化发展潮流中,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丧失了很多。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孩子们的成长行为举止显然都受大人们影响,如果说仅仅是跟这个时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那么我们,作为父母把许多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他们的成长没有童年,甚至来不及记事,直接进入了教育。

《小城槐香》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她为我们虚构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关于过去的故事,重要的是,她在怀念那个“过去”的同时,也深怀一种自我肯定和否定的意味。那是一个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除了独特的身世,所经历的一切,应该是一代人共同命运的缩影。我们常说,阅读,是为了建构孩子心中的未知世界,保护孩子旺盛的好奇心以及探索世界的积极性。日常生活中的发现对于孩子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大人们能做的是引导,如何引导以及怎么做,我想这是很多人一直想要得到的答案。

如今,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但是通过阅读带着孩子回到从前,去发现妈妈辈的成长,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建构内心的世界,让内心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得到一种良好的链接,从而能够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精神独立人格。

“精神独立的人格”一定是生长在温情满满的环境中,也是生活在古老的社会结构和风俗礼仪的环境中。用我们现在人的说法,那是一种平庸的生活,恰恰是这种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了没有焦虑的生活。

我认为,所谓激情、崇高、永恒,都与成长无关。成长是平常的,是顺应的,也是《小城槐香》中所展现的二十四节气中的意境,没有更多的危险和苦难,是平常的,在任何一个角落,大人们都是孩子的朋友,孩子们不需要躲闪。

在中国,大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评判甚至否定孩子。这样对孩子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孩子是弱者。虽然我们现在都在标榜,一切为了孩子,但扪心自问,你是真的看到并且懂得孩子的感受么?我看不尽然。俄罗斯文化大师德·谢·利哈乔夫说过:“要理解一件艺术品,一定要了解它的创作条件、创作目的,画家的个性以及时代特点。”大人们的作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传播器,更应该给孩子们表达蕴藏在故事中的情感和隐喻——成长中的温暖。

这也是《小城槐香》所传达出的意趣。

如果说对《小城槐香》还有一点点遗憾的话,那就是:“成长并不只是教化真善美,而是直面人生的真相”,孩子们在童书中感受到的那些负面情绪的表达,也是学习认识世界和懂得接受事物多面性的一种方法,毕竟教会孩子真实的人生,比给他们虚构一个完美的囚笼更加重要。我想下一部作品中王琦会有更多的思考。

《童书的种子》作品研讨会举行

11月16日,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推进新时代山西文学评论系列研讨会之二:王琦《童书的种子》作品研讨会”在太原举行。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人,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就王琦《童书的种子》一书对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互动的探索,以及她的小城系列作品《小城流年》《小城槐香》,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讨论。与会者认为,《童书的种子》选择了一种外在的视角,尝试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打破文学史和出版史研究之间的言说界限,探讨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的互动关系,凸显少儿出版对地域儿童文学的助力价值,拓展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学科的学术思路,立足大的文化视野俯瞰童书现场,有助于深化对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本体的理解与阐释。

《童书的种子》是王琦论述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互动关系的理论新著,是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新世纪全国视域下的山西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发展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集童书出版和儿童文学创作于一身,以更加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以纵观古今的格局、勇担重任的情怀,关注和梳理新世纪少儿出版、新世纪少儿图书版权贸易、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概况,尤其关注山西童书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书写对山西儿童文学创作、山西少儿出版与版权贸易的观察与思考。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山西少儿出版、山西儿童文学创作与传播有理论价值,也是国内童书出版史梳理中的一个绝佳方案案例。

孟中

让爱的记忆留住永恒

——我读王琦

张石山

孟子曰:“仁者爱人。”儒家倡导的仁爱,究竟该如何界定,或者见仁见智。而概念解读,难免歧义纷繁,令人难得要领。其实,在一个儒学传统丰厚的国度,对于在厚重的传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仁爱,多半不是一个弄清概念的理论问题,倒是一个如何恪守尊奉的践行问题。

作家,号称当代的文人士子,面对自己此在的人生,如何秉持仁爱,以仁为己任,已然是这样的一种践行;而一旦进入创作,写出的作品将要面对读者、影响他人,这就更是“仁者爱人”的一种具体践行。

庚子年底,读到王琦女士新近出版的两部著作《小城流年》与《小城槐香》,引发了我深深的共鸣。之前,我希望出版社出了三本少年读物,与总编辑王琦女士成了熟人。她的两部著作,同样是写给少年读者的,于是留心读过。

这两部著作,就文体而言,或可称作散文化的小说,亦可叫做小说化的散文。作者也许是无意间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文体界限,而完全能够看出,她个人预设的写作期待,首先在于是否利于小读者的阅读与接受。能够秉持这样一个创作初衷,实在应该充分肯定这样的用心。

两部著作,王琦女士在结构上都费了心思下了功夫。《小城槐香》,选取了一年四季中的二十个节气作为经线,串起了二十章文字。引领读者在时光永恒流淌的自然节律中、与书中的情节一道向前,同步见证了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小城流年》,作者则机杼别出,以主人公女孩小青子童年少年时代游走过的小城街巷为坐标,引领读者在特定的空间里一道漫步徜徉。于是,作者所熟悉的故地故人,带着某种情感温度,渐次呈现到了众多读者面前。

令人称道的是,王琦女士在两本书的结构上别出心裁,其机巧与用心,基本上化于无形,仿佛天衣无缝。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为难能,所以可贵。

说到文学创作,个中人该是心知肚明:首先,作者要尽可能地呈现表达自我,然后,要竭尽所能来引领读者。所谓“穿越自身,抵达彼岸”。话是这么分开了讲,



二十年,三本书

王琦

关于《童书的种子》

很庆幸在新世纪之初加入中国少儿出版行业。在这二十年中,亲历了中国少儿出版发展的黄金时代。2019年,我申报了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新世纪全国视域下的山西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发展研究”课题。我想在以全国视域为背景的整体少儿出版发展框架下,具体而微地梳理和研究新世纪二十年山西少儿出版发展的态势,以及在全国儿童文学发展二十年的大浪潮中,山西儿童文学的发展地图概貌。

在《童书的种子》中,我大致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出版强音”,谈一谈新世纪全国视域下山西少儿出版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世界胸怀”,在全国版权贸易的发展历程中,分析总结山西版权贸易的特点;第三部分“文学清谈”,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火热的发展情势下来梳理和分析山西儿童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呈现出较好发展态势;第四部分“小城回响”,我把小城系列两本书的创作谈以及师友的评论加以整理,以期指引今后的儿童文学创作。

一个少儿出版人出版什么?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什么?这是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在我的工作和创作中常常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在这条道路上,我好之乐之,一手执红笔,另一手执蓝笔,很庆幸能把工作与兴趣结合在一起。对山西少儿出版和山西儿童文学二十年发展的概况进行梳理、研究和分析,这是一份既宏观又微观的对新世纪以来山西少儿出版的现场观察,同时也是对山西儿童文学二十年的发展地图的绘制。希望能够为进一步促进山西少儿出版和山西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生发一些思考、讨论和共鸣。

关于《小城流年》

终于,在这个秋雨缠绵的季节里,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行。

整整一年的时光,从动笔到停笔,中间有太多的事情羁绊,使写作进度一再推延。但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呼唤,一种记忆打开闸门无法停歇。

“七零后”有许多共同的只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当我们随着人生快车匆匆前行,尚未看清前方和身旁的风景时,童年已模糊成冬日窗棂上的雾霭。用手指轻轻划开蒙在窗户上的水汽,顺窗而望,突然发现童年就在眼前,我们一直身处其中,却相忘于江湖。“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在那些各不相同的个体童年里,有着种种相似的群体记忆。小人书、连环画报、玻璃球、红树叶、跳房子、跳皮筋、打酱油、炸虾片、吃冰棍……儿时简单的游戏,难得的美味,满满的快乐,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这本散文体成长小说以主人公小青子生活的一座北方城市——太原为空间纬度,讲述了小青子这一代人

其实写作本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过程。无此无彼,亦此亦彼;花非花,雾非雾。

从两部作品的内容而言,全然基于作家对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记忆。我们童年的记忆犹如晨星,总是那样清晰而高远。而王琦女士对自己记忆,经过了细致的拣选。借主人公的身份,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追忆描述了自己和父母、奶奶姥姥之间浓烈的亲情。春晖寸草,这是爱的记忆。而能够记得这些,说明作者懂得了回报;写出这些个人脑海中的记忆,变成了白纸黑字,中国字、方块字,将爱的记忆留住定格在了永恒。

毫无疑问,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首先基于人的血缘亲情。每个人,出乎本能,最爱的一定是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爱,无须拔高,更不必掩饰,合乎天理,顺乎人情。我相信,记住并且写出这样的爱,一定能够感染他人。

王琦女士在爱意浓浓的回忆中,载欣载奔,她得着了“回到童年”的巨大快慰。与之同时,将回忆形诸文字,引领读者冯虚御风,期望大家能够一道登临彼岸。

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要写给少年儿童来看,作家应该采用怎样的文字、运用怎样的叙述手段?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要真正写出少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作品,除了写作的能力,确实还需要一种格外慎重的态度。

比方来说吧,当母亲的,一定要学习怎样呵护孩子才会去呵护孩子吗?她是一位母亲,这就够了。她天然地爱自己的孩子,天然地会呵护自己的孩子。

我们达不到一位母亲那样的天成博大,至少我们要朝那个目标努力。是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做人,庶几能够如此作文。

王琦女士的文字,行文的笔调,具有女作家独特的细腻、柔美与温婉,读来一派清新,沁人心脾。正是疏影横斜,有暗香浮动。

立意持爱,行文求美,或正是这两部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王琦女士凭借记忆写出的两本书,那记忆说到底只是王琦个人的记忆。但我宁愿相信,她的记忆是一种爱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将留住永恒。

很多人一开始写作就写自己,写自己的经历,写自己的内心。因为自己熟悉自己,写起来省事很多。这就是那些自传体的小说。但自己的经历就那么多,而且相对于文学来说,自己那点经历非常有限,怎么办?凡是想持久写作的人,都得去写别人。我从来不写我,我的作品中找不到我的原型。也许是创作的出发点不同:我认为我的人生已经历过了,我写小说,是为了去经历另一种人生,而不是为了诉说我的一个个体的人生。我的写作从不从主观态度出发,我不去刻意批判什么,也不去刻意歌颂什么,我只写一种人生状态。我把每一个角色的人生经历都当作自己的人生经历来体验,因此每一次写作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种重置:记忆、情感、三观,全都重置一遍。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说,写作要心怀善意,我倒是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写作是一个研究和实验的过程,从这一点讲,它是一个科学事件。对待科学,我们需要严肃、冷静、实事求是。

正像我们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写完后评论家们却发现了很多很多一样,那都是评论家们要干的活而已。而我们,只需要在写作的时候保持心的干净。王阳明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我们写作的时候,就是从这颗本心出发,去研究每一个人物,每一种人格的存在形式。这种时候,你必须保持冷静和严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悲情。因为你写的故事是你的另一种人生,你故事里的人物每一个都是你自己,你得对照着去那样生活,你得去经历那样的命运。你的收获便是从你的作品中去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这也是作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普通人只有一个人生,而作家却有千万种!

这几年,我写了三部这样的作品,一部是写扶贫的,写一位三十年如一日呵护一片林子的老支书,叫《海雀,海雀》;一部是写南仁东的,叫《仰望苍穹——天眼之父南仁东》;第三部是写脱贫攻坚的,叫《大娄山》。三部都是长篇,前两部是报告文学,第三部是小说。

每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作品格,其实写什么都没有问题。写《海雀,海雀》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报告文学。我到那个村子里住了一周。对于那个人物,之前我能了解的只有媒体报道,都是先进事迹。如果就拿那么几件事来写,我得要写很多空话废话,但我又本领不足。所以我要去找生活,我要深入到那个村子,试着像那位老支书一样生活,想他之所想、乐他之所乐、哭他之所哭,我得把这位时代楷模写成一个更加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大家在新闻中看到的人。所以,那部报告文学很好看。我把报告文学的一面和文学的一面分成两个部分,文学的那一面我用的是小说的写法。

后来有一位报告文学评论家说,我那是一种报告文学的创新写法。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把人物的人生当作自己的人生走了一遍。

当我明白这一点后,再去写南仁东就轻车熟路了。再到后来的《大娄山》,已经算是得心应手了。虽然《大娄山》是部小说,但我需要写指定的人物。怎样才能把这个人写得真实呢?必须为他的英雄行为找到正确的逻辑。你若只讲他的英雄行为,而不讲逻辑,读者就不会信;你把逻辑理通了理顺了,他的英雄行为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就真实了。

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很多小说都让读者哭过,但真把我自己感动得流泪的,竟然是《大娄山》,一个被我当成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写的作品。

我同意麦家说过的一句:把故事讲到人心里去。但他说的是讲到读者心里去,我说的,却是讲到人物心里去。

作家在写一个人物时,不能像一个王者一样主宰他的命运和内心,至少得争取他的同意。最好,你走进他的内心,你甚至变成他。你要讲的故事,不是你设置的,而是由他的内心、由他的品格、由他的性格和三观来决定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他要这么做,而不是你叫他这么做。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山西文学周”中的讲稿选编)

双塔

郑东来(山西老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选用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刊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盒中 收,邮政编码:030002;联系电话:8222115;电子邮箱:tymz0227@163.com。或可直接送交新闻大厦18层。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